



月光城 随笔

潜山听弹腔记

储劲松

湿,冷,身上衣正单,飒飒如吴带当风。

辛丑年秋,节令才届霜降,山里已经有凛寒的意思了。夜里温习唐宋传奇,窗外雨箭风刀,书中怪力乱神,于是更觉得冷气钻皮浸骨,生意萧条几近于无。索性放下书,煮一壶苦芥茶,捧在手里当暖炉,看皱、瘦、硬、黑、丑的麦粒在水中渐舒展、渐膨大、渐渐眉目朗秀,温暖自指尖徐徐波及周身。啜几口茶,食几片姜,麦香、姜味与山野气在口腔和肠胃中回旋,春气也由内及外蓬蓬生发。

这苦芥茶和生姜,来自潜山,来自五庙。苦雨凄风之夜,它们是回春之物,还魂之具,其中有热烈和芬芳,更有馈赠者恳切美好的情意。想起数日前在潜山五庙乡许家畈听弹腔,于是致信潜山友人。

本良兄:

十月十六日在五庙听潜山弹腔,耳中桃花流水,眼前烟丝软醉。一腔一调里有往古来今,有人间天上;有古皖国的青绿山水,有薛家岗的斑驳铜陶;有西皮二簧来板滚板,有大乔小乔孔雀东南飞。当时我听得痴,忘记录音,烦兄将演唱视频发我,以便闲时温习一饱耳福。

兄得暇,望来岳西一走,体察古潜山县清照乡今日的山水姿容和人情民风,我当举白以浮君……

那一天在天柱山西南面的五庙乡,也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,看过河湾老屋、千年银杏、红光村茶山,观瞻了烈士陵园和五庙乡第一党小组旧址,众人鱼贯来到许家畈业余弹腔班社听弹腔。这是我期待已久的。

甫一落脚,一碗热茶就递到了手上,然后一碟子糖生姜从前排传到后排,待客礼数简朴又热忱,合于古礼,嘘寒问暖更是熟稔亲切的故乡音。寒风穿堂而过,雨丝从瓦屋檐上一串串斜斜滴落,村中草树猫狗瑟瑟然,人两股战战,却不觉得有多冷。

二胡吱呀奏起,先是两个小女子薄施粉黛,在简陋的戏台上以古曲唱新词,后是弹腔传承人、老艺人许开学演唱《郭子仪上寿》选段。声腔朴茂典雅又绵软婉转,人如坐一片柳叶飘荡于白云之中,悠游浮沉,身与魂俱随之而去。弹词也尽显方言之美,土得掉渣的潜岳方言,经由新老艺人之口唱出,零露漙兮,山月皎兮,鲜活如飞鸟,清新如松竹。

吾乡岳西与潜山毗连,岳西县城所在地天堂畈,在清代

为潜山县清照乡,民国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六年以前为其后北乡。我也常和人说:天柱是家山,我本潜山人。我生也晚,明末清初发端于石碑、枞阳等地的本地弹腔,也即近世戏曲学者命名的安庆弹腔、潜山弹腔(系一腔二名,起初称石碑腔、枞阳腔、安庆梆子等,后称徽调),鼎盛之时,世间尚无我。但身为京剧母体艺术的古老剧种安庆弹腔或者说潜山弹腔,我早有耳闻,当年祖父在日常常有滋有味地谈及,在专论安徽地方戏剧的论著中也时见其名,欣羨久矣。

说起来,五庙许家畈的弹腔,还是岳西人传授的。

戏曲研究专家汪同元是我的忘年交,他说,在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,安庆弹腔班社发展迅速,在皖江地区的安庆以及所隶原桐城、怀宁、潜山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六县都有弹腔戏班子活动。其核心区是怀宁县的石牌镇,那里是一个名闻四方的戏窝子,所谓“梨园佳子弟,无石不成班”,所谓“徽班映丽,始自石碑”,出戏曲,出伶工,出班社。清代嘉庆年间,与程长庚同时代的潜山北乡岩河(今岳西县菖蒲镇岩河村)人汪焰奇,因随父亲在潜水放木排,经常往来岩河、石碑、安庆之间,经常在石碑和安庆看戏,久之,于石碑投师学艺,后来成为一名精通全行的弹腔艺人,搭怀宁、潜山多个弹腔班从艺,道光末期与五庙王文彩、程久坤及几位叶姓同行组建小型弹腔班。不久太平军占领安庆,时局大乱,班子解散,汪焰奇回岩河避乱,在本地及周边演出并授徒。光绪十三年也即一八八七年,已逾古稀之年的汪焰奇将平生技艺悉数传授给五庙许家畈弹腔班,三十余弟子中,得意者有许辛盘、程玉印诸人。两年后,许家畈弹腔班学艺大成,许辛盘置办“四蟒二靠”行头,领班演出,所以许家畈弹腔班也称许辛盘弹腔班。

据说,这个处在大山深处的小戏班子有诸多绝活,譬如许辛盘的唱功做功、许敬山的跷功、许敬康的咬牙(耍牙)功,许敬重诸本能唱人称“本本通”,许忠扮演的徐庶令人绝倒。许多许多年过去了,这个班社一直未受到戏曲流行风气地影响,最大限度地保存着本地弹腔的特色,如今其业余艺人演唱的弹腔,仍是原汁原味的古调古腔。

世事如烟,戏事更如烟。

五庙听弹腔归来,余味绵绵不尽,重温清人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。

其卷五“新城北录下”详录扬州当时梨园盛况:两淮盐务例蓄花、雅两部,以备大戏。雅部即昆山腔。花部为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罗罗腔、二簧调,统谓之乱弹。

又说:迨五月昆腔散班,乱弹不散,谓之火班。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,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,弋阳有以高腔来者,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,始行之城外四乡,继或于暑月入城,谓之赶火班。而安庆色艺最优,盖于本地乱弹,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所说的大戏,是主要为皇帝南巡接驾所准备的整本戏,内容无非是仙佛麟凤、天下升平、忠孝节义。总分花、雅两部。所谓雅部,专指昆山腔,高雅正统,我以为大致相当于《诗经》里的大小雅,为士大夫所钟爱。而花部指昆山腔以外的地方戏曲剧种,语言通俗,风格粗犷,花杂烂漫无所不包,我以为略同于《诗经》里的十五国风。

文中所说的安庆二簧调,就是安庆弹腔、安庆乱弹。清代乾隆时期,乾隆皇帝六下江南,扬州掀起迎驾戏热潮,全国各地的戏班子云集扬州。全国从而形成了两个戏剧演出中心,北为北京,南即扬州。来自安庆、石碑的弹腔班在扬州大出风头,其腔调有吹腔、拨子、西皮、二簧、高腔等数种,诸腔纷奏,总称安庆弹腔或安庆乱弹,徽班进京之后也称徽调。其在扬州等地的表演者安庆花部,以来自安庆府怀宁县石碑镇的戏班子为主。潜山弹腔或者说安庆弹腔,是其活态传承,是安庆花部的后身。

天柱山下古皖国的黑壤之上,有程长庚故居和陈列馆,先贤德音流布,我曾多次瞻拜。他是我的故乡人,其祖上三代都是弹腔艺人,其中就有当年随安庆花部到扬州唱大戏者。程长庚年幼时,即在潜山王河镇程家井的程氏家班四箴堂弹腔班学弹腔。他天生极具艺术天赋,加上耳濡目染,不到十岁就能熟唱《文昭关》等多出弹腔大戏。清道光三年即一八二三左右,其父程祥澐率班北上,且行且演,程长庚跟班学艺,并延师坐科进行严格的科班培训,还帮助管理后台衣帽盔头。后

来是童叟皆知的,他成为徽班领袖、京剧鼻祖、一代宗师。其唱腔脱胎于徽调(安庆乱弹、潜山乱弹),取法于楚调,兼收昆曲、山陕梆子之长,熔为皮黄调。清人倦游逸叟在《梨园旧话》中谓之:乱弹唱乙字调,穿云裂石,余音绕梁,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。学界称潜山弹腔为京剧的母体艺术,良有以也。

念及旧时的乡人,背着被子锣鼓,领着妻儿戚里,进驻巴蜀、江浙、京津等十余个省的梨园,筚路蓝缕以启山林,初始寄人篱下依门傍户,终为名伶,为佳子弟,为翘首,为鼻祖,为宗师,为领袖,后生如我辈,脸上亦有无上荣光。

吾乡古戏楼有楹联这样写:演一部忠孝图后人作鉴,唱几阙青平调先祖是听。横批:出将入相。戏是戏,也非戏,戏人古老的声腔里,有忠孝大义,有家国寄望,也有烟火人间的喜乐悲欢。

五庙那棵千柯万叶的古银杏树,于戏台上的戏、人间的戏,想必都听得太多,也看得太多。

五庙之名,何世有,何人取,是何含义,连五庙人自己也说不清楚,可见古来有之。也许东周皖伯统治皖国时就有五庙,也许五庙就是五座庙。

我在五庙河湾老屋右侧的小溪之畔,确实看到一座庙,供奉的是土地公公。庙很袖珍,开间、进深与高度均不过五尺,远看只盈一握。石头却苍古,附着在石头上的青苔有一百岁了吧。庙上贴有一联,红纸褪尽了颜色,白底上的行书尚有些骨力,只是各缺末字:土能生万,地可发千。当是常见土地庙的藏头联:土能生万物,地可发千祥。

其实少一字也佳,生万,发千,意思同样吉祥如意,又像潜山弹腔、苦芥茶、生姜、痘姆陶、古皖国的人风,有千千万万绵延不尽之味。

